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七十二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設官部二十四

刺史一百六十

九州之長　曲禮鄭注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選侯之賢者為之牧　十有三牧　漢官解詁云京畿十有三牧　銀印青綬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綏和元年改刺史為牧銀印青綬　銅分部督察

印墨綬晉百官表云刺史漢官也銅印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位居牧伯漢公卿表云令刺史居牧伯之位一州之統位下大夫漢書朱博傳云哀帝初何武為大司空與丞相翟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博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茍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補分刺諸州後漢書百官志云秦有監察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補分部督察漢官解詁見上訓導諸侯國語云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訓導諸侯

者案注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或曰督察郡國漢
國子諸侯之子欲使訓導諸侯子也補　書
朱博傳刺舉州事應劭漢官盡部州境丹陽記漢承秦
見上　儀云云　罷侯置守至武
帝元封五年始置天王所使交州記云刺者言其刺舉
刺史盡部州境　不法史者使也言為天子
之所奉詔條察漢書百官公長一州周禮太宰職云一
使也　御表云見上　曰牧以地得民鄭
注云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案賈公彥疏
曰一曰牧以地得民者謂畿外八州之中州別立一州
牧使侯伯有功德者為之使統領二百一十國以阜兆
有一州土地集安萬民故云牧以地得民也補
民尚書周官以倡秉一州之統漢書朱博處方伯之任
九牧阜成兆民　傳云見上
王隱晉書曰山濤為冀州刺史處方伯之任案晉書山
濤傳曰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

失權臣意出為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補

位次九卿漢書朱博傳云見上

所察六條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曰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祅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埶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補

監察郡縣糾過非常黄恭交州記云秦兼天下改牧為郡監察郡縣糾過非常

詣京奏事續漢書百官志云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

尉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録囚徒考殿最初歳盡詣京師奏事中興但因計吏皆有從事史假佐補

乘驛奏事 應劭漢官儀未詳

三年入奏事 王隱晉書云大康三年罷刺史將軍官刺史依漢制三年一入奏事

九歳為守相 漢書朱博傳見上

賜三公服 後漢書曰郭賀字喬卿拜荆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志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廵狩至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補

賜高山冠 會稽先賢傳詔賜交州刺史㫖高山冠絳三尺擁節臨難授命立功討賊以報上心

賈充假羽葆 晉書曰賈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為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

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補〉**杜預給追鋒**〈王晉書云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駙馬預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有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傳車驂駕**〈謝漢書曰賈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亦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悚震案先時交趾屯兵反有司舉賈琮為刺史即移書告示使其安資業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補〉**法駕騑驂**〈謝漢書曰李壽為青州刺史發璽書於本縣傳舍乘法駕騑驂朱軒就路奏免四郡相百城怖懼悉豫棄官〉**還京師曲蓋蔽日**〈東觀漢記曰段熲起於徒中為并州刺史有功後徵還京〉

師顏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殷天蔽日連騎相繼數十里

還本州衣繡晝行 魏志張既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為衣繡晝行矣

使刺三河 漢書田叔傳云叔少子仁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三河還奏事稱意補

都督六州 晉書云庾亮遷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荊豫三州刺史

以能治劇 謝漢書曰李壽為青州刺史春法督禁朝廷聞之以能治劇

益州險遠以親鎮之 晉起居注云太始元年詔曰益州險遠素號難治宜以重將親鎮撫之以中郎將下邳王晃為之

湘州險固以叔父居之 晉中興書譙閔王承字敬才為湘州刺史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

劉馥可任東南 魏志劉馥傳云太祖

方有表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

賈充綏靜西夏 晉書賈充傳云武帝詔曰侍中守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雅量弘高達見明遠武有折衝之威文懷經國之慮信結人心名震域外使權統方任綏靜西夏則吾無西顧之念而遠近獲安矣其以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故 補

一如 **南方稱之** 魏志云王基為荊州刺史明制度整軍農兼脩學校南方稱之

南夏悅服 王隱晉書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自在南夏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吳人悅服稱為羊公

教施九郡 王隱晉書王沈為豫州刺史乃下教曰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州國陳長吏之可否皆給穀五百斛別駕主簿奉行九郡施行案王沈傳曰俗化陵遲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閒家門若不教之必致遊戲傷毀風俗矣於是九郡之士咸悅道教移風易俗 補

宣風萬里 晉起居注詔曰太尉將軍衛瓘忠允清識有文武之士宜令宣風萬里為青州刺史以統戎政　晉書衛瓘傳曰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為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附

懷以道德 王隱晉書阮瞻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懷以道德案東海王越與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生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質不開道德之風望君時以閒豫周旋誨接補

示以恩信 晉書曰唐彬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九校尉右將軍彬既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補

風化大行

百姓歸心 魏志曰徐邈為涼州刺史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

域流通荒戎入
貢皆避勛也補

州界寧肅百姓稱之
魏書司馬朗字伯
達遷兗州刺史州
界寧肅百姓稱之雖在軍旅
常恐衣恐食以儉率下補

恩化大行百姓樂政
謝承後漢
書曰謝夷吾遷荆州刺史雅性明遠能決斷罪疑行部
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勅荆州
刺史入傳錄見因從誕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上臨
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夷吾所決正一縣
三百餘事悉與上合而朝廷嘆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
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勵羣臣是時恩化大行百姓樂政
補

獎勵風俗
晉中興書云溫嶠代應詹為江州刺史持
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達於治道軍人
稱頌獎勵
風俗補

州界肅清
三輔決錄云蘇章字孺文為冀州
刺史每自舉正其罪州界肅清
按章為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案得其好
貨乃請太守設酒接以溫顏太守喜曰人各有一天我

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歡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白奏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補

風俗頗革續漢書云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人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人稍解風俗頗革

為十三州最謝承後漢書賈琮為交趾刺史在任三年為十三州最

治為天下最魏志梁習字子虞為并州刺史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補

布告天下預為治法魏志賈逵傳云逵為豫州刺史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預為治法

得人民心復留一年續漢書云种暠為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

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如此乃許之蜀復留一年

惠愛在人留十八年

華陽國志嚴遵為益州刺史惠愛每當遷官吏人塞路攀轅詣遂留之居官十八年

清約率下

東觀漢記李恂為兖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所留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

清淨化人

魏書劉震為幽州刺史清淨儉約以禮化人

田豫清約

魏志田豫為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清約儉素所賜皆散之將士人咸服之

吳隱清操

晉中興書云吳隱之素清操為廣州刺史州界有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者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至後清操愈厲

計日受俸

謝漢書楊秉為豫荆徐兖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不然官燭

謝後漢書巴祇為揚州刺史慣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滲曝用之處暝暗之中不然官燭補

十日不炊

後漢左雄為冀州刺史見前

巴祇不迎妻子

謝漢書云巴祇為揚州刺史在任不迎妻子

呂岱不餉妻子

吳志呂岱為交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棄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補

貴要託書悉投於水

華陽國志趙琰為青州刺史有貴要屬託琰於廳事前置大器水發書悉投置水中無有所報

貴人寄貨皆掛於壁

魏志陳泰為并州刺史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泰皆掛之於壁不

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付還之

不畏彊禦

謝漢書陳朔遷揚州刺史貶黜姦慝不畏彊禦

不事上司

魏志崔林為幽州刺史在官不事上司遷河間刺史 案崔林傳魏名臣奏載侍中辛毗奏曰昔桓階為尚書令以崔林非尚書才遷以為河間太守與此傳不同補

行部先至學宮

漢書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必先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

所過問民疾苦

續漢書郭伋拜并州刺史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少相攜邀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 案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補

甄拔

隱士王晉書山濤見上

旌顯異行陶氏家傳云陶清為荆州刺史旌顯所知三十餘人皆當世異行冀州之士於是為盛

撫循羈旅王晉書王渾督揚州諸軍處斷明允撫循羈旅勞謙接納坐無虛席門不停賓江淮之士甚愛敬之

誘納降附晉中興書高平郗恢為雍州鎮襄陽所撫恤大得關隴關饗誘納降附動以千計

修鹽池家家豐足魏志云徐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豊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伏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百姓歸心焉補

治芍陂官民有畜魏志云劉馥為揚州刺史數年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

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補

張敞為冀州盜賊禁止 漢書張敞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吏逐捕窮窮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補

王遜後濁 晉中興書王遜為寧州刺史民人謂者多使作金刺通名妻詰之曰何先清而後濁者也

車永貪濁 晉中興書曰車永為廣州刺史居官貪濁

石崇積財 晉書石崇傳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補

王戎治宅 晉書云王戎為荊州刺史坐遣吏脩園宅免官詔以贖論遷豫州刺

史號曰獨坐後漢王閎為冀州刺史閎性剋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賔客號曰王獨坐號曰

屠伯晉書苟晞見前李疇見殺晉書李疇為交州刺史不能檢制鈐下慮必見殺服藥死王

浚伏屍晉書王浚字彭祖為幽州刺史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屍王彭祖

北堂書鈔卷七十二

北堂書鈔卷七十三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設官部二十五

別駕一百六十一　治中一百六十二

主簿一百六十三　從事一百六十四

中正一百六十五

別駕一百六十一

夫別駕者顯化之鷹揚使君之羽翼

管寧讓別駕表云夫別駕者明按魏志管寧傳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為守節高乎審老疾尫頓耶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為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洒手足闚于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為守高補

處別駕任當展驥足

蜀志龐統字士元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任居刺史半安可

非其人庾亮集答郭豫書曰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宣王化於萬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

緹油屏泥以章有德漢書循吏傳云黃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于軾前以章有德補

車如刺史豫章列士傳云孔恂字巨卿為別駕從事車前後舊有屏星如刺史車曲翳儀式

秩同從事應劭漢官儀云別駕秩百石同諸郡從事

宜授英儒管寧讓別駕表文云別駕者明使君之羽翼宜授英儒也

宜得其才王丞相集曰別駕宜得其才其以護軍長史顧和為之桼和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騏驎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為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過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

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顛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王導為揚州請為別駕

補 周景題輿 謝承後漢書云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別駕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不復更辟蕃惶懼起視職

鄧盛馳傳 王允別傳云本郡民有路佛者少無名行太守王球召補吏允犯顏直諫怒收允欲殺之刺史聞而馳傳補為別駕從事

齋傳假董正 廣州先賢傳云董正字伯和南海人也時州治蒼梧郡張使君舉正三辟不就後更辟書正難重違州意從諸州使君開已在途命書佐齋別駕從事假正云云

州府辟長文 晉書云王長文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補

仍舉阮宣 江氏家傳云江統字應元太傅東海王越為兖州牧請君為別駕與君書

曰昔王子師作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又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此者不君舉高平郁道徵為賢良陳留阮宣子為直言濟北程弘叔為方正皆於時選為允

思得袁琇 應亨與州將書云思得一人陳國袁琇以其才經治亂也

先主辟龐統 蜀志龐統傳云諸葛亮言統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辟為別駕

呂範辟陸遜 吳書曰孫權嘉陸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為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

乃起應召 晉書鄧粲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沖卑辭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驎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于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于物尚公等無以難之然粲亦于此名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

職不聽令卧視事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槩以文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並行于世

補 惶起視職 謝承後漢書周景見上 才經治亂 上見 使君羽翼 管寧傳見 上州之股肱 王隱晉書云王祥琅邪人也本州呂虔辟為州之股肱 委以腹心 先賢行狀云袁紹領冀州牧以審配為別駕委以腹心之任 委以州事 晉書云王祥為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弟覽勸之為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冠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補 協和輔相 魏志王基傳云刺史王淩特表請基為別駕後召為秘書郎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淩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吏

所希聞也淩猶不遺淩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補

匡救違闕孫盛晉陽秋云唐彬為治中別駕忠肅公亮匡救違闕盡規誨以納善不顯諫以自彰當朝正色焉補

在朝誠亮王丞相云治中張遜在朝誠亮可補別駕

在府稱職晉中興書丹陽陶回大將軍王敦命為參軍轉州別駕在府云 云

所在任職晉中興書習鑿齒字彥威荊州刺史桓溫辟齒為別駕溫出征伐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在職十年後忤溫旨左遷戶曹參軍補

州界

清靜王晉書王祥見上

在職十年晉中興書習鑿齒見上

宣化萬里庾亮集見上

以儉厲俗謝承後漢書巴祗傳云祗為別駕體素清白以儉厲俗在官不迎妻子俸祿不餘

政化大行晉書王祥見上

呂虔以委民事魏志云呂虔為徐州刺史請琅邪王祥為

别駕民事以委之補一先主與善談蜀志龐統見上邦國不空别駕之功

晉書王祥見上令君還州吾無憂矣魏志云温恢為揚州刺史蔣濟為别駕令曰季子為臣吴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陳茂諫周敞不宜履險謝漢書陳茂吴郡周敞辟茂為别駕從事敞欲到朱崖儋耳茂諫曰不宜履險敞不聽涉海遇風船欲顛覆茂仗劍呵罵水神方得濟郭

舒諫王澄不可輕佻晉陽秋云郭舒為荊州别駕諫刺史王澄宜撫養文武簡練士卒以備不虞不可輕佻

太祖改容魏志云太祖破袁氏冀州辟崔琰為别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二十萬衆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

客皆伏失色

刺史追謝豫章列士傳曰孔恂辟為別駕從事刺史因怒欲去別駕車屏星恂曰使君毀國舊制乃投傳去刺史追謝之乃止

善於將命晉書何攀傳王濬為益州辟攀為別駕濬謀伐吳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攀籌量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面陳伐吳之策攀善於將命帝嘉之詔攀參濬軍事補

口陳事機晉書何攀見上

厲色叱左右鄧粲晉紀王澄為荊州刺史民以酒犯澄澄怒厲色叱左右

以疾辭官魏志云兗州刺史令狐愚辟單固為別駕以疾辭官案魏畧載山陽單固為人有器實正始中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欲以為別駕固不樂為州吏辭以疾愚禮意愈厚固不欲應固母夏侯氏謂固曰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當仕進是可往也固不獲已遂往補

寒門解位晉書云易雄舉孝廉為州主簿遷別駕自以寒門不宜久

處其位謝職還家後為春陵令

治中一百六十二

職在刺割 王充論衡自紀篇云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補

恐非常選 晉書庾冰表云州任實重恐非常選

識遇日加 蜀志云先主數令彭羕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羕為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補

其所拔進皆為牧守 益部耆舊傳云柳琮字伯騫為治中與人交結久而益親其所拔進皆世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為之語曰得黃金一筒不如柳伯騫所識補

盧耽凌虛 鄧德明南康記云盧耽仕州為治中有神術能飛每夕輒

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及朝則化為白鵠至閣前迴翔欲下或以箒擲之得履一隻補

文公大水 益部耆舊傳云文公為治中時旱白刺史云五月一日大水至及期果然

陳禪五毒 謝承後漢書曰陳禪為州治中從事時刺史為人苛刻受納贓賄禪當傳栲乃至笞掠無算五毒畢加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釋

補**陰澹割耳訴枉** 王隱晉書云陰澹時弱冠才行忠烈州請為治中從事

主簿一百六十三

主簿書普關諸事 韋昭辨釋名云主簿者主諸簿書簿普也關普諸事也簿書必有掌者錄書總領之耳

劉祐買書具 謝承後漢書云劉祐事郡為主簿郡常出錢付令買果實祐悉買筆墨書具與之

包咸責綠樓 吳錄云包咸字子良為郡主簿太守黃君行春咸留守郡閣郡稱美

守子緣樓探雀卵咸責之曰春月不宜破卵杖之二十伯師教令無僭風俗通云朝稜守伯師為郡主簿太守葛興患風恍惚稜常扶教令無僭鑿齒親遇隆密晉書曰習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荆州刺史桓温辟為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歎稱其才於温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補

成子聞雀鳴而笑桂陽先賢贊云成子郴中人能達鳥音為郡主簿與衆俱坐聞雀鳴而笑曰東市輦粟覆雀相呼往食之衆遣視信然補

景仁即撫箏而歌俗說云謝景仁為豫州主簿在桓玄門下玄聞其善彈箏以箏令其彈之因歌秋風意氣殊遠玄甚重之

趙偉甚器之武陵先賢傳云潘景為郡主簿太守趙偉甚器之

黄讜甚奇之謝承後漢書云包咸為吳郡主簿太守黄讜甚奇之

畢雲自効三輔決録云畢雲為主簿剛直樂善每自考効

郭舒自繫晉書

郭舒傳云舒始為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為西曹轉主簿含坐事舒自繫理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即命為治中補

少鷹鸇之志 陳留耆舊傳云仇覽年四十為蒲亭長有陳元者母告其子不孝覽為陳慈孝之道卒成孝子時考成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補

有老成之風 三輔決錄云韋元少為郡主簿楊彪稱曰韋主簿雖年少有老成之風

在朝正色 續漢書王元仕郡為主簿在朝正色

以生易死 謝承後漢書周嘉為太守何敞為主簿汝陽劇賊欲殺太守嘉抱號泣之得以生易死棄後漢書周嘉傳云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里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

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

補 **舉不避讐怨退不避親戚** 續漢書王元傳云元仕郡為主簿在朝正色舉善不避讐怨退惡不避親戚

排閤入諫 謝承後漢書朱震仕為郡主簿時戶曹史袁叔稱以微過太守郭琮怒閉閤罰之衆皆悚懼震排閤直入乃前諫曰袁史則故御史珍之孫何為苛罰脫有奄忽如何遂釋之

踰城告急 魏志龐淯傳云太守徐揖請淯為主簿郡人黃昂反圍城淯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于張掖燉煌二郡郡初疑未肯發兵淯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軍未至而城邑已陷揖死淯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太祖聞之辟為掾屬

補 **羸服齎金賂主吏** 謝承後漢書朱儁傳云儁為郡主簿太守尹端被坐討賊許昭失利為州所奏罪應棄市儁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

而不知其由僞亦終無所言補

毀服爲豎親勞辱 臧榮緒漢書云譙王承爲湘令易雄爲主簿佐史逃散雄毀服爲僮豎從之親執勞辱

易雄對賊 晉中興書曰易雄仕郡爲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對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

尹方變姓 黃義仲交廣二州記云合浦尹方爲郡主簿太守有重仇未報方乃變姓名報之天子奇之赦而不問

椽口出齒 東觀漢記云須誦爲郡主簿獲罪詣獄引械自椽口口出齒獲免

叩頭流血 廣陵列士傳云劉雋爲郡主簿郡將爲賊所得雋乃叩頭流血乞得也

拔劍厲聲 陳留耆舊傳云戴斌爲郡主簿送故將喪歸鄉蠡吾里人拒之斌拔劍厲聲里人服義乃納之

其舉觴辭墓 謝承漢書公孫瓚爲郡主簿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

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從日南瓚具豚酒於北邙上祭辭先人酹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瓚還郡補

里人服義戴斌事見上

咸服其義晉中興書陶侃為郡主簿太守張夔妻病遠迎醫天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補

天子奇之赦而不問尹方見上

從事憚之

遂得免咎晉中興書陶侃為郡主簿時州遣從事案太守張夔侃謂從事曰可以禮之無吹毛求瑕也從事從之案晉書陶侃傳曰太守張夔名侃為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會州部從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鄙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從事即退補

十年看儒書不如詣習主簿

晉書曰習鑿齒為西曹主簿時桓温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答云世祀方永温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官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乎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温別温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温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温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温甚器遇之補

從事一百六十四

丙吉為州從事漢書丙吉為廷尉右監坐法失官為州從事 又趙廣漢為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續補

管輅為文學從事管輅別傳曰冀州刺史裴徽檄召輅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床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為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為別駕補

張揚為武猛從事典畧云張揚靈帝時為并州武猛從事

比部官從事謝承後漢書胡騰辟荊州部南陽從事遇桓帝南巡又為護駕到南陽騰自表上言乘輿所幸便為京師

達道術益都耆舊傳云邢顯為州從事人稱之曰行黨黨達道術邢子昇顯字子昇

武力過人魏志張遼傳云遼少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為從事

號白

馬從事盧江七賢傳云陳衆辟州從事有劇賊淳于臨等數千人攻縣光武遣司空李通帥師擊之州牧惶怖恐獲罪衆于是自請以恩信曉諭降之乘單車駕白馬往到賊所以義告諭臨素服名德即降服民生立祠曰白馬從事補

不累其身益都耆舊傳云李弘為州從事揚雄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

力疾就車謝承後漢書朱震為郡從事震宿有疾力疾就車赴職

尚德之舉孟嘉傳云庾亮拔嘉為勸學從事高選儒官嘉值尚德之舉

掌洛陽官應劭漢官儀云司隸都官從事掌洛陽中百姓

子顏奇士可與計事東觀漢記吳漢傳云漢守子顏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

愛其才器待以賓友晉書華譚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為鄉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為從事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

廉潔通敏漢書

趙廣漢為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 陳事序要 謝承後漢書周樹辟為從事刺史孟觀有罪俾樹作章陳事序要得無罪也 三府側席 鍾離意別傳云揚州刺史夏君三辟意署九江郡從事三府側席又按夏君見意曰刺史得京師書聞從事有令聞刺史何惜王家之爵不貢賢者乃表上尚書補 再見便轉 管輅別傳見上 入辟從事 謝承後漢書周樹善能解煩釋疑入辟從事 舉姦摘伏 益部耆舊傳云賀字太和州辟為從事舉姦摘伏部人無怨 得其姦贓 續漢書橋玄為部從事時陳相羊昌受取狼籍玄到陳案考昌得其姦贓案玄少為縣功曹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陳從事窮案其姦景壯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贓罪昌素為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為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補 依法執案

長沙耆舊傳云虞之為南陽郡從事依法執案

不畏彊禦

華嶠後漢書曰衛羽為州從事時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其勢大為貪放刺史第五種欲收之聞羽素抗厲乃名羽謂曰聞公不畏强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于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城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七日中起發其贓五六十萬種即舉奏一州震慄補

不發私書

東觀漢記樊準為別駕從事監職公正不發私書世稱冰清

解煩釋疑

謝承後漢書周樹見上

疾惡如風

謝承後漢書曰朱震字伯厚辟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贓罪之數誘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威厲冰霜

長沙耆舊傳讚云虞之轉部從事太守芮氏不遵法度之乃諷諫威厲冰霜

號曰卧虎

陳留耆舊傳曰高慎字孝甫敦質少華口不能劇談嘿好沉深之謀為州從事號曰卧虎故人謂之巖然不語名高孝甫補

當

為鷹犬謝承後漢書云朱震為部從事時濟陰太守單匡在官放恣辟震請見曰當為鷹犬一州震慄衛羽見上京邑肅然王隱晉書劉毅州辟為都官從事京邑肅然百寮敬服謝承後漢書胡騰為荊州從事萬事既辨一州肅然百寮敬服其能萬里肅清長沙耆舊傳云虞之為部從事萬里肅清

中正一百六十五

銓評之職干寶晉記云傅咸在位多執正為豫州中正云云清定之選湛方生讓中正牋云清定之選實須其人總十六州中正王隱晉書魏舒兼總十六州中正秉一州議干寶晉記傅咸在位執正云云操人主之威劉毅論晉置九品之令為中正乃操人主之威

掌州鄉之論 傳暢自序云時請定九品以余為中正余以祖考歷代掌州鄉之論 觀過黨里 應璩新語云十室稱忠信觀過必黨里 平次人才 傅子云魏司空陳羣主九品之制置郡中正平次人才之高下 事名九品而有八損 晉書劉毅傳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置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曰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一也駁違之論橫于州里嫌讐之隙結于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鬬雞之變難興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二也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三也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于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

四也采譽于臺府納毀于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五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六也所踈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虛譽則品不料能損七也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汚濁損八也由此論之雖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獘法立一代之美制補

不能寛大

魏畧曰時苗字德冑鉅鹿人也為大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至于敘人才不能寛大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續補

彈貶親貴

晉書劉毅年七十已告老後舉為青州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孫尹曰司徒魏舒司隸嚴詢與毅年齒相近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設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議者不以為劇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為

司徒毅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遂為自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始續補

品編户孫楚集奏曰九品漢氏本無班固著漢書序往代賢智以為九條此蓋記鬼録次第耳而陳羣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奇決于胸臆收才不問階次豈賴九品而得人今可令長守為小中正各自品其編户也續補

踈如馬齒應璩新論曰百郡立中正九品置都士州閭與郡縣希踈如馬齒生不相識面何能別義理續補

北堂書鈔卷七十三

北堂書鈔卷七十四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設官部二十六

太守上一百六十六

始皇罷侯而置守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滅六國罷侯置太守景帝更名太守漢書百官公卿表云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

年更名太守補銀章青綬漢書百官表云太守品第五秩二千石銀章青綬銅虎竹使符漢書文帝紀云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注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吏民之本晉書何曾上疏曰臣聞為國者以清靜為基而百姓以良吏為本今海內虛耗事役衆多誠宜恤養黎元悅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為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吏民之本也補比古國君見上信理庶績舉善黜惡漢書解詁云太守信理庶績勸農賑貧決訟而斷辟興利除害檢察郡奸

舉善黜惡誅討强暴奉宣國恩興利除害王隱晉書何曾見上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為患王隱晉書何曾見上河東股肱漢書季布為河東太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以為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上默然慚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汝南心腹謝承後漢書韓崇遷汝南太守詔引見賜車馬劍革帶上敕崇曰汝南朕之心腹也河內完富後漢書曰寇恂為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粮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而已補魏郡都會晉起居注武帝太康元年詔曰方今天下無事所重唯民

魏郡大都會也太守宜得其才宜以荀良為魏郡太守

内史多貴

史記汲黯為主爵都尉丞相公孫弘上言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為右内史

涿郡濱近外虜

魏志曰王觀為涿郡太守時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為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為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冠害云何不為劇郡主者曰若郡為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為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為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為外劇郡後遣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補

常山北道主人

司馬彪續漢書曰鄧晨為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

潁川京師蒙福

華嶠續漢書郭伋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

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懷印綬漢書曰朱買臣為會稽太守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補擁轓蓋後漢書輿服志云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補案景帝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附起徒為二千石漢書韓安國字長孺拜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起小吏為太守魏志曰公孫度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太守於家受詔

漢書龔舍傳云哀帝遣使者拜舍為泰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公庭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于家受詔便道之官

病不就府

司馬彪續漢書云王良遷沛郡太守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

兄弟繼踵

漢書曰馮立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父子同拜

漢雜事云蔣滿為上黨太守長子萬為北地都尉次子輔為安定太守滿與萬俱知名並見徵用時徵為二千石者十三人俱引見萬退却不敢與父並詣遣問謁者曰何以不齊左右曰此乃父子也宣帝歎息曰乃父子剖符耶即先詣曰上黨太守滿經行篤著信行山東其以滿為淮陽王相誘導東藩弘農股肱郡其以萬為弘農太

守父子同日拜於兩子夾河 漢書杜周為廷史有一馬前上甚嘉之補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貲累巨萬矣

八男典郡 東觀漢記云馮勤曾祖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生八男皆典郡趙魏間號曰馮萬石

無屬刺史乘傳奏事 漢書曰京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補

隨路所經聽採風俗 謝承後漢書高弘遷琅邪太守將到官隨路所經聽採風俗

便道之官 漢書龔舍見上

迎者如雲 華陽國志云張翁子端方察孝廉起家拜越嶲太守迎者如雲

下車表行義 東觀漢記韓稜遷南陽太守下車云云

下車擢賢俊 東觀漢記張酺為東郡太守下車擢賢俊擊豪強賞賜分明郡中肅然

崇表異行 華嶠後漢書郅惲拜長沙太守崇教

化表興行為周璆置榻謝承後漢書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有素行者皆見擢用謝承後漢書曰張霸為會稽太守甚有名稱其餘有素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書聲案霸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補孝子順孫隨時慰勉魏志杜畿傳云畿為河東太守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為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傜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

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補

顯孝悌 後漢書曰何敞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弟有義行者及舉冤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置立禮官不任文吏又修理鮦陽舊渠百姓賴其利補

舉孝順 魏志杜畿見上

仁愛好教化 漢書文翁傳云翁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

修禮樂教授 續漢書曰寇恂為潁川太守誅討賊盜政教施行郡中無事修禮樂教授紊恂為汝南太守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脩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補

脩庠序之教

華嶠後漢書曰衛颯遷桂陽太守下車脩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朞年間邦俗從化補

行喪娶之禮漢書曰韓延壽為穎川太守脩學校禮為吏民行喪娶之禮百姓遵用其教

教誘後進晉中興書云孔衍為廣陵郡時人為之寒心而衍不形於色雖郡隣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

庠序大興魏志牽招出為鴈門太守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教授數年中庠序大興　崇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返七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附

修學校晉書曰李重為平陽太守崇德化修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補

開學業晉書曰虞溥遷鄱陽太守廣開學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化乃具為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補

不以戎務廢業晉中興書孔衍見上

親自執經教授魏志杜畿見上

欲民善射 韓子云李悝為魏文侯上地守欲民善射乃下令云民有孤疑之訟者令之射狗中之者勝不中者負民皆習射日夜不休與秦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也補

伐竹為矢 續漢書冦恂拜河内太守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疋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

為百姓興利 漢書曰召信臣遷南陽太守荊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内太守

制移居之法 魏志云鄭渾為上黨太守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温信者與孤老為比勤稼穡明禁令由是民安于農而盜賊止息補

整陌樹桑果 魏畧顏斐為京兆太守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

益樹五果 魏志云鄭渾為山陽魏郡太守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補

課民

畜牛 魏志杜畿見上

造作木排鑄為農器 謝承後漢書杜詩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木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時人方于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補

教民種榆 漢書龔遂為渤海太守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䪥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雞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 補

教民牛耕 華嶠後漢書任延傳云延拜九真太守民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嘗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足

教民紡績 東觀漢記云崔寔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紡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為作紡績織絍練緼之具以教之而民得以免其寒苦也

勸民農桑 漢書龔遂見上

修起蕪

廢 後漢書曰王景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犂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 補

開通溝瀆 漢書名信臣遷南陽太守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民得其利

作方梁石洫 後漢書曰鮑昱拜汝南太守郡多陂地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補

興鴻郄陂 續漢書鄧晨傳云晨為汝南太守興鴻郄陂數千頃田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他郡聚鴻隙陂名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關東水陂溢為害翟方進為丞相奏罷之 附

立新豐塘 晉中興書曰張敬續出補晉陵內史乃立新豐塘萬九千四尺

開兩江溉萬頃 風俗通云秦昭王使陳永為蜀郡太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

興

陂遏開稻田魏志云鄭渾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澇百姓飢乏渾於蕭湘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 補

斷太壽水身自負土魏志夏侯惇領陳留太守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

躬率吏民以填金隄漢書王尊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堤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 補

廣拓土田郡內殷足謝承後漢書杜詩見上

勸種稻田民

賴其利魏志夏侯惇見上吏不煩民民不求利魏畧曰顔斐字文林為京兆太守到官是時人多無車牛斐課人間月取車材使轉相教作車又課民無牛者命畜猪貴時賣以買牛始人以為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吏不煩民民不求利遷為平原太守吏人啼哭遮道車馬不得前十餘日乃出補

平均傜賦華嶠後漢書曰張奐遷武威太守平均傜賦勤課農桑

清己平賦魏畧曰孟康正始中出為弘農太守康到官清己平賦省息獄訟緣民所欲而利之郡領吏三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勑卒行各持鎌所在自刈馬草不止傳傳露宿樹下補

撫卹貧弱續漢書陳俊為琅邪太守撫卹貧弱表有行義百姓録之

開倉賑民後漢書云第五訪遷張掖太守歲飢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弊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

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賑民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補

開倉賑給晉書云鄭默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賑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襃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補

遇吏如弟華嶠後漢書馬援為隴西太守遇長吏如兄弟妻以任之

遇民如子華嶠後漢書劉寛為南陽太守遇民如子未嘗疾言遽色

蒲鞭示恥後漢書曰劉寛為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嘗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補案異苑云崔景貢守昌平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則又加寛一等矣

恕而後行魏志表渙見上

掾吏有過閉閤自責謝承後漢書曰嚴翊遷潁川太守掾吏有過輒閉閤自責

吏有陰過長假還家謝承後漢書沈豐為零陵太守吏有陰過

長假還家 民常詞訟為陳大義 魏志杜畿見上 摘發姦邪詞訟立決 謝承後漢書曰黃香為魏郡太守摘發姦邪立決詞訟案香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令人耕種時被水年飢乃分俸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于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荒民獲全 補 繫囚千數一時論決 魏志云陳矯為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為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令惜輕重之理而忽一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 補 囚至詰之莫敢匿詐 魏志宋華遷陳郡太守有繫囚多所連及囚至詰之皆不敢匿詐 王經不發私書 世說云王經為江夏太守不發私書 郅都不顧妻子 漢書云郅都拜濟南太守至則誅瞯氏首惡餘皆股

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補

美行愛之如骨肉無義憎之如仇讎

華嶠後漢書孔奮傳云奮為武都太守云云　案奮拜武都太守自為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為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讎郡中稱為清平補

振厲威風

謝承漢書王暢拜南陽太守下車振厲威風

稱其威信

漢書馮野王傳云馮竝為池陽令竝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趙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千金罪收捕竝不收吏都格殺之竝家上書陳冤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補

吏畏其威

後漢書朱暉傳云暉遷臨淮太守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

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為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李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補

旁郡畏如大府 漢書云郅都見上

威名流於匈奴 漢書云趙廣漢拜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慄奸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 補

北堂書鈔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北堂書鈔卷七十五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苗庠洙

北堂書鈔卷七十五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設官部二十七

太守中一百六十六

御衆之才 後漢書寇恂傳曰光武南定河内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定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内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

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冠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為河内太守補

撥煩之才　謝承後漢書謝夷吾遷鉅鹿太守臨發上賜車馬劍革帶勅曰鉅鹿劇郡難治以君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當如刺史勿毀前政焉

衆事皆辦　蜀志云諸葛亮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

恒得宿辦　晉書曰陳頵拜天門太守殊俗安之選腹心之吏為荆州叅軍若有調發動靜馳白故恒得宿辦陶侃征還頵先至巴陵上禮侃以為能表為冀州刺史補

善作條教　晉書鄭袤傳云時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袤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袤在廣平以德化為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補

明法令　謝承後漢書曰李膺出補蜀郡太守脩庠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並行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朝廷舉能理劇轉

烏桓校尉補

奉律令 漢書云朱博為琅邪太守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

申明賞罰 華嶠後漢書廉范為武原太守下車申明賞罰誅鋤姦猾表用良吏

令行禁止 續漢書曰耿純為東郡太守在郡四年抑强扶弱令行禁止

賞罰得實 漢書趙典為魏郡太守教令嚴明賞罰得實

善惡立斷 後漢書樊曄拜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補

殺伐立威 漢書陳咸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

鄭璩為漢陽以嚴刻見稱 東觀漢記鄭璩為漢陽太守以嚴刻見稱

鄧道為馮

翊豪彊所病謝承後漢書鄧道出為馮翊太守下車治豪彊四海號為豪強所病摧折豪彊漢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豪強脅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抑挫權右魏志倉慈遷燉煌太守到郡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姦黨散落漢書趙廣漢見前盜賊不發漢書趙廣漢見前盜賊不入界續漢書寇恂為潁川太守盜賊不敢入界姦人莫敢入界漢書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涼州曰乳虎東觀漢記樊煜見上吏民號卧虎益部耆舊傳云張則為牂牁太守吏民號之曰卧虎當官明亮德教多奇謝漢書董春為廬江太守當官明亮德教多奇民吏稱之雅正矯俗以禮導下又云陳蕃為豫章太守雅正矯

俗以禮導下案舊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補**簡除煩苛**後漢書云劉寵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補**省息**魏畧云孟康為弘農太守見前**慎刑重殺愛民養化**謝承後漢書曰沈豊為零陵太守為政慎刑重殺愛民養化罪法辭訟初不歷獄嫌疑不決一斷於口鞭杖不舉市無刑戮僚友有過初不暴揚有奇謀異畧輒為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瑞芝生補**清簡無欲**王晉書李重見前**歲餘不出**漢書韓延壽為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掾吏皆以為方春月可壹出勸農桑**五日一聽事**華嶠後漢書宋均為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冬以日終夏以平旦時多虎均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泉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江北之雞豚也數為民害咎在貪殘令退檻穽進忠

良虎遂東渡江補雖有職務好學不倦王晉書石崇為陽城太守討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朝省官事晝誦經典謝後漢書高呂為廣漢太守朝省官事晝誦經典晝則遊獵夜誦詩書晉書云曹志遷章武趙郡太守雖累任郡職不以政事為意晝則遊獵夜誦詩書以聲色自娛當時見者未窮其量也補為政修理清淨不煩續漢書第五倫遷會稽太守為政云事無宿諾魏略孟康為弘農太守見前不嚴而治華漢書劉寬為南陽太守好為諸生講論經義不嚴而治汲黯臥而治之漢書汲黯傳云文帝召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強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

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
徙得君重卧而治之補　案師古曰顧謂思念也徙但
也重威附景丹卧以鎮之東觀漢記云景丹拜弘農太守
重也　丹時病帝以其舊將欲令强起
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逼近京師　不以事務嬰心　晉
但得將軍威重卧以鎮之足矣補　中
興書郄愔為臨淮太　不以政事為意　王晉書曹　省奢從
守不以事務嬰心　志見上
約事從清儉　謝漢書謝夷吾遷鉅鹿太　清廉無比　華漢
守郡吏稱善省奢從約云　書張
堪傳為漁陽太守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
後守令能否蜀郡計吏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
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清廉無比上曰何以為勑顯
曰昔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
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　清名
拜顯為魚復長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補

為基陳留耆舊傳云高慎歷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累為宰守何不為蓄以遺子孫慎曰我之勤苦以清名為基以二千石遺之也

計日受俸謝漢書王暢拜南陽太守計日受俸不啜魚肉

計月受俸會稽典録陳脩見前

五日一炊謝漢書沈景為河間太守拜為二千石妻子不歷官舍五日一炊

十日一炊會稽典録云陳修遷豫章太守十日一炊不然官薪布被覆身

妻子炊爨續漢書第五倫見上

常食乾飯謝漢書羊陟計日受俸常食乾飯茹菜

不啜魚肉謝漢書王暢見上

俸禄取赤米續漢書第五倫見前

俸盡食醬麩桓階別傳曰階為趙郡太守在郡時俸盡食醬麩上聞之數戲之曰卿家醬頗得成不耶乃詔曰昔子文清儉朝不謀夕而有脯粮之秩宣子守約單食魚飧而有加粱之賜豈況大魏富有四海棟宇大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禮賢之意也其

賜射鹿師二人補馬死步歸華陽國志云張翕為平郡太守布衣蔬食儉以化民自乘二馬之官久之一馬死一馬病翕曰吾將步行矣補車毀不改謝後漢書王賜拜南陽太守羊皮鹿身車毀不改馬羸不易船輕載土宣城紀洪矩吳時為廬江太守清儉徵還船輕皆以載土唯飲吳水王晉書鄧攸見前私馬生駒悉以付官王晉書王遜為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産也寬猛俱濟謝漢書陳翔遷定襄太守寬猛俱濟民不敢欺華後漢書劉寛為南陽太守平心舉善每自刻責吏民愛敬不敢欺負也民佩其德漢魏先賢行狀云陳登為廣陵太守及遷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老弱繈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諸卿何患無令君乎民安其惠華陽國志云張翕遷越巂太守民安其惠在官十年卒百姓好慕送葬者千數

人天子厚賜之吏民從化東觀漢記歐陽歙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吏民從化吏民信向後漢書曰伏湛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補吏民愛樂後漢書云侯霸為臨淮太守吏民愛樂德懷遠人桓階別傳云階為趙郡太守威能震敵德懷遠人外禦戎狄內卹百姓王晉書云應詹遷南平太守天門武陵並反其州郡奔敗惟詹獨保一郡外禦戎狄云云繈負而至魏志京茂傳云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間繈負而至者千餘家撫和百姓晉中興書庾翼除振威將軍轉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

化清於上事緝於下謝漢書王黨遷汝南太守拔才禮士不敢自專勞於求賢故能化清於上云

囹圄空虛盜賊弭息謝漢書云虞延為南陽太守廣宣德化勤修政教寬刑宥罰囹圄空虛盜賊弭息

惠澤洽著汝南先賢傳云應頃為東郡太守惠澤治著

風化大行魏略云顏斐為京兆太守勤厲禮學風化大行

城門不閉續漢書寇恂為汝南太守城門不閉盜賊不起

狗不夜吠謝漢書劉寵遷會稽太守自下車狗不夜吠

市無二價謝漢書宋登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路不拾遺華漢書任浦拜武都太守路不拾遺

東海大治漢書云汲黯為東海太守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淨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為主爵都尉補

河西改俗東觀漢記鄧訓拜張掖太守以身率下河

西改俗隣郡則之咸稱神明漢書班伯為定襄太守分部收捕隐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慄咸稱神明號為神父華漢書云鮑德為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名子曰任後漢書曰任延為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之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補男子以廉為名華嶠後漢書曰廉范遷蜀郡太守生子皆以廉為名男女以宗為名謝漢書宗慶遷長沙太守人多以乏衣食產乳不舉慶切讓三老禁民殺子比年之間民養子者三千餘人男女皆以宗為名到郡朞月增戶萬餘詳未聞喻勸導

漏脫自出 蜀志云呂乂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諸葛亮卒之後士卒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為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為尚書補

麒麟集郡境 後漢書曰秦彭轉潁川太守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補

神馬出滇河 東觀漢記云王阜為益州太守神馬出滇河甘露降白烏見連見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致民懷之如父母補

黃龍望府 未詳

雁止於中庭 謝承後漢書虞國遷日南太守每行縣有雁恒飛翔隨車止國府常在聽事中庭國病卒雁栖於墓前樹上二年乃去時人嘉之

鳩巢於聽事 益部耆舊傳景放為益州太守威恩洽暢有鳩鳥巢於聽事

虎負子渡河 謝漢書劉昆遷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路不通昆為弘農太守有善行虎皆

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

鄰郡牽牛入界　東觀漢記朱暉遷臨淮太守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而臨淮獨否鄰郡人多牽牛入界

虎遠渡江　後漢書宋均見前

蝗飛入海　東觀漢記馬稜為廣漢太守郡界常有蝗蟲食穀稜有威德蝗蟲飛入江海化為魚蝦

合浦珠還　謝漢書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食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粮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于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貲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逾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

猛虎掃跡　華陽國志趙瑤少有公望瑤始為緱氏袁趙二公相與書曰趙瑤在緱氏猛虎掃跡百里均耳叔平何難遷扶風太守

白烏集　王晉書虞浦遷鄱陽太守有白烏集于庭樹

神爵降　襄陽耆舊傳黃穆為

山陽太守有德政感甘露白兎神爵之瑞 荊棘除 續漢書鮑永為魯郡太守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除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耶

補 嘉禾集郡境 東觀漢記云秦彭見上 豆生郡界 續漢書冦恂為潁川太守時有豆生於郡界收得十餘萬斛以給諸營 行春隨車致雨 謝漢書云鄭弘見上 理寃甘雨降澍 司馬彪續漢書北海靜王興遷弘農太守縣吏張中有伏罪興收中案論郡中震慄時年旱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寃獄宥小過應時甘雨降澍

北堂書鈔卷七十五

北堂書鈔卷七十六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設官部二十八

太守下一百六十六

殿中受策漢書蕭育傳云哀帝時南郡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補常為高第續漢書鄧晨拜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常為兾州高第 按唐章懷太

子賢注云中山屬冀州于冀州所部郡課常為第一也

附

奏課第一 續漢書李忠字仲都為丹陽太守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

考績第一 王隱晉書解修遷瑯琊太守考績天下第一

為雍州十郡最 魏畧云顏斐為京兆太守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蕪人民飢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為雍州十郡最補

為三河表 謝漢書云魏朗出為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案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情容後竇武等誅朗以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補

為三輔最 漢書曰尹翁歸為雍右扶風碎用廉平疾姦吏常為三輔最

東郡為天下最 魏志杜畿拜河東太守而為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

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鎮之纔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

璽書勉厲增秩賜金 漢書循吏傳序云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岑熙輿人歌之 華嶠後漢書云岑熙為東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仁慈 補

廉范百姓歌之 後漢書曰廉范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毁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 補

百

姓作歌 後漢書趙熹遷平原太守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

蜀謠兩日 謝承後漢書云黃昌為蜀郡太守未至郡時民有謠曰云云 案昌為蜀郡太守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于家遇賊被擄遂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為賊所畧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嘗自言當為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 附

童歌

兩岐 後漢書張堪拜漁陽太守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民夷稱其德惠 魏志云倉慈遷燉煌太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

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吏翕然稱其德惠補

歡詠不容於口 謝漢書蓋勳遷潁川太守民吏歎詠不容於口

居郡四年惠愛在民 王氏家傳云王朗為會稽太守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商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補

在郡九年吏民便安 魏志胡質為常山太守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

蜀郡為司空 華陽國志趙瑶徙蜀郡太守司空張温謂之曰昔第五伯魚徙蜀郡為司空吾今掃第以待足下矣瑶曰喏

扶風遷光祿 漢書龔勝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

遷去民人思望 華陽國志李資為巴郡太守時歲必豐稔及資還去民人思望歌之曰望遠忽不見惆悵常徘徊想

君恩澤深難留誓永懷

吏民惟恐其遷 魏略顏斐為京兆太守斐清已仰奉吏民惟恐其遷

老弱守關上書 漢書魏相為河南太守後有人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

老小隨駕涕泣 續漢書耿純為東郡太守時發干長有罪純案奏圍守之奏未下長自殺純坐免以列侯奉朝請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云願復得耿君

願借寇君一年 續漢書寇恂為潁川太守代朱浮為執金吾潁川盜賊羣起上謂恂曰惟念獨卿能平之耳恂對曰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乞留侯君朞年 續漢書侯霸為臨淮太守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吏始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

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朞年吏民遮道魏畧顏斐遷平原太守吏民遮道車不得行稽十日方得出民吏攀車謝漢書孟嘗見上百姓號呼續漢書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坐法徵還百姓老小攀車叩馬號呼百姓扶車啼泣東觀漢記云賀文和遷九江太守行縣持乾糧但就溫而已臨去日百姓扶車叩馬啼泣隨之百姓垂涕送之東觀漢記張酺為東郡太守罰斷義勇遷魏郡太守百姓垂涕送之刻石頌德華漢書何敞見前龔遂形貌短小漢書龔遂為渤海太守上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彭寵容貌絕衆東觀漢記彭寵為漁陽太守容貌絕衆黃昌足心有黑子謝漢書黃昌見上許荆蹠下黑子楚國先賢傳胡紹十八為縣關下幹見太守許荆蹠下而笑荆怒紹曰見明府蹠下

有黑子紹亦有之故爾笑荊令紹學後八年遂遷為九真太守

鄧攸夢行水邊 王晉書鄧攸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

田伯盧君與約 列異傳田伯為盧江太守移郡涅罡命盡到府一月不自來見當壞祠唯盧君往見自稱縣民與府君約刻百日當遷大郡願見過後如期果為沛相公不過于祠常見盧君月餘病死

黃孟擿殺主簿 薛琮表云黃孟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擿殺主簿

黃夐貪穢無行 襄陽耆舊傳云

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 漢書朱買臣拜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云云

仕不至二千石安可比人乎 漢書甯成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而自以為不

復收乃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

京尹一百六十七

秩二千石續漢書百官表凡州所監都為京都置尹一人秩二千石銀章青綬漢書百官表京兆尹品第三秩二千石銀印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分治京師漢官解詁云武帝太元元年左内史為左馮翊主爵都尉右内史為右扶風京兆尹治京師以為三輔職皆如郡主爵列侯其職並鴻臚世祖雒陽改河南為河南尹景帝分置漢百官表云内史周官秩二千石景帝十一年分置左右内史武帝更名漢書百官表景帝分置左右内史武帝更名京兆尹遐邇所模晉起居注武帝咸寧三年詔曰河南百郡之首其風教宜為遐邇所模以導齊之侍中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

誠才兼外内明於治化其以恂為河南尹補

四方表則 王晉書庚純傳詔曰河南京畿大都為四方之表中興書云庚純精忠正直才經治亂其以純為河南尹

四方是營 崔駰河南尹箴曰茫茫天區畫冀為京商邑翼翼四方是營

百郡之首 晉起居注見上

四會所聚 傅子云傅嘏為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卿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夏楚而得其實不為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

端迹若不由已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補

萬國承流 崔駰為河南尹箴萬國承流

整頓京師檢御貴戚 李郃別傳云鄧騭弟豹為將作大匠河南尹缺豹欲得之上及騭亦欲用豹難便召拜下詔令公卿舉騭以吉遣人諷公卿悉舉豹李郃曰司隷河南尹當整頓京師檢御貴戚今反使親家為之必不可自是公卿皆不舉豹竟不得尹恨公卿不舉對士大夫曰李公寧能不舉不舉我故不得尹邪補

宜得望實可以處之 語林蘇峻新平溫庾諸公以朝廷初復京尹宜得望實惟孔君平可以處之

王章奏封事 漢書云王章選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補

劉隗預機密 晉中興書云彭城劉隗出補丹

陽尹雖在外機密皆預之**精於吏職**漢書趙廣漢復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補

明於治化晉起居注見上

正身率下謝漢書云延篤遷京兆尹正身率下案篤從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懽愛三輔咨嗟焉先時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補

旌表異行謝漢書云羊陟遷河南尹旌表異行

進賢勸功續漢書百官志凡京都置尹治民事進賢勸功

優賢養人謝漢書云華嵩為河南尹優賢養人

進用善士謝漢書云羊陟遷河南尹進用善士

和顏接士漢書

趙廣漢見上　小大從化　續漢書袁安為河南尹十餘年小大從化　政令甚明　漢書云翟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補　為政清整　晉中興書太原王栐遷丹陽尹為政清整　持法簡而不犯　傳嘏見上　為吏嚴而不殘　漢書云雋不疑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補　羊陟計日受俸　謝漢書羊陟遷河南尹計日受俸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補　奏開渠以溉田　漢書云倪寬遷內史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禮下士務在於得人心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

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内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絶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之補

勸農桑增户口

謝承後漢書延篤遷京兆尹勸民農桑遂增户口

民有疾病則給醫藥

風俗通陳龜遷京兆尹民有疾病則給醫藥常使户曹巡行

憂官如家卹民如子

謝漢書延篤遷京兆尹憂官如家卹民如子

三轉賀其政教

謝漢書云延篤為京兆尹三轉云云

百里垂拱仰辦

魏志云劉靖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與靖書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絶穿窬之心五種别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苫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廪賑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為政類如

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補獄訟不加榎楚傳毀見上未嘗以贓罪鞫人後漢書曰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贓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京師肅然朝廷重之補剪治強宗謝承漢書云華崧為河南尹剪治強宗威名振烈禁絕豪右謝漢書云羊陟遷河南尹禁絕豪右囑託書疏不與交通搏擊豪強漢書翟方進見上威震京師後漢書云蓋勳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恃執貪放案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補抑強扶弱魏志云司馬芝為河南尹抑強扶弱私請不行為教於羣下曰蓋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

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補 抱鼓稀鳴漢書云張敞守京兆尹一日捕盜賊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補 枹音孚擊鼓椎也附 野王令貪殘李膺殺之後漢書李膺為河南尹執法不撓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于合柱中率將吏卒破柱膺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補 王官吏不下王濟鞭之傅暢晉讚云王濟為河南尹未拜遇王官吏不下道濟鞭之 吏民人人自勵續漢書袁安為河南尹十餘年吏民人人自勵 民莫不自勵魏志司馬芝見上 吏民敬其威信漢書雋不疑見上 吏民稱不容口漢書趙廣漢為京兆尹日政令清肅吏民稱之不容口 百姓便之魏志劉靖

見鄰郡歸之謝漢書延篤遷京兆尹勸農桑增上戶口穀食豐饒鄰郡老少歸之朝廷重

之後漢書袁安見上天子嘉之漢書張敞見上

北堂書鈔卷七十六

北堂書鈔卷七十七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設官部二十九

郡丞一百六十八　郡尉一百六十九

督郵一百七十　五官一百七十一

功曹一百七十二　吏一百七十三

小吏一百七十四　卒一百七十五

郡丞一百六十八

掌署文書典知倉獄續漢書百官志云每屬國置丞各一人署文書典知倉獄黄綬

大冠漢官儀云四百石丞尉皆黄綬大冠秩六百石應劭漢官儀大府秩二千石有丞一人邊郡稱長史皆六百石注云長史衆史之長任以郡職謝承後漢書劉平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領太守事吳志云孫權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黄

霸當法漢書黄霸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内敏又習文法然温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補劉育見重劉平見上桓譚出補東觀漢記光武議靈臺所

處上謂桓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補

陵遲末齒而佐下蕃 陸機表伏見司徒下諫議大夫張暢除當為豫章內史丞暢才思清敏志節貞厲秉心立操早有名譽其年時舊比多歷郡守惟暢陵遲末齒而佐下蕃遂蹈碎濁於暢名實損愚以為宜解舉試以近縣詔暢既為是人所稱便差代之

郡尉一百六十九

設武備 春秋元命苞云太尉主甲兵漢設武備注曰今時郡尉准此義者也

典武職 漢書百官表云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更名都尉

羅姦非 韋曜

釋名云郡尉云云

督盜賊 續漢書光武帝歷問功臣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勇武可守尉督盜賊上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至亭長斯可矣

充懸化為石 荆州圖記云澧水南岸有白石立類人形昔有充懸左尉與零陵論彊因相傷害化為此石也

採陵當為神 搜神記云蔣子文自謂死後當為秣陵尉後至鍾山下賊擊傷遂死吳先主之初故吏見子文乘白馬執白羽曰我當為此地神顧告百姓為立祠當有瑞應也

督郵一百七十

政舉大綱 鍾離意别傳云意為會稽督郵對太守曰夫千里立政但當舉大綱大綱若舉百目自張矣

所舉應法 漢書尹翁歸傳云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

令有文者東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也

補 為耳目 謝漢書蔣崇為北海相督郵署徐蒙為功曹遣行縣謂曰相以督郵為耳目者也

為視聽 鍾離意別傳云意為會稽中部督郵亭長受民酒禮府下記案考之意封記還府不考太守黃君大怒驛馬召意意到對曰督郵受任中部當奉繩千里為視聽云云

文武兼備 漢書尹翁歸見上

以備嚴霜 漢書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為東部督郵入見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卬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

文曰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補按師古云渠讀曰詎詎豈也又云卬讀曰仰謂仰頭而對也附 軺車

督郵 謝漢書許慶家貧為郡督郵乘牛車鄉里號曰軺車督郵 露車不冠 鍾離意別傳汝南黄讜拜會稽太守署意中部督郵意乃露車不冠云云 善吏如良鷹 東觀漢記云趙勤明達好學介然特立太守駱珍召署曹吏至掾督郵太守桓虞下車葉令雍霸及新野令皆不遵法乃署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高談清論以激厲之霸即陳責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聞霸已去遣吏奏記陳罪復還印綬去虞乃歎曰善吏如良鷹下鞲即中補 為州尤最 王隱晉書陳頵為郡督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為一州尤最太守劉弘拔為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補 郡縣斂手 干寶搜神記涼輔新郡人為郡督郵州事大小必舉郡縣斂手焉 虞延占拜 東觀漢記云光武東巡路過小黄高

帝母昭靈后園陵在馬時虞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園陵樹蘖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延從駕到魯還經封邱城門下小不容羽蓋上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為罪在督郵上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貸御史罪補

馬融博覽 馬融長笛賦序云融既博覽典雅精覈數術又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而為督郵無留事補

太守奇其才 張璠漢記宋穆之年二十為郡督郵迎新太守到界上太守見穆之問曰君年少為督郵將因族世自有令德穆之曰郡中聰仰明公以為非顏淵不敢使迎孔子太守大奇其才問曰貞婦孝子隱闇未彰言於府穆之曰方今聖化大行文武未墜於地家有貞婦戶有孝子比屋連棟不可勝記太守歎曰吾非仲尼督郵所謂顏回者也

太守乃賢之 後漢書云鍾離意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

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補

虞延從駕 謝漢書見上

褚禧稱史 陳留耆舊傳云褚禧兼部督郵書史與太守以下俱稱史

文公不受一飡 謝漢書閒人統字文公昔為郡督郵家貧無馬行則負擔卧則無被連屩皮以自覆不受人一飡之饋

孟博減直六十 汝南先賢傳未詳

五官一百七十一

貴其節行 應瑒集云汝南郡邵陵王申為郡五官掾太守有私財悉委付之家人莫之知也太守卒申以金銀悉還之人貴其節行云

為郡股肱 搜神記涼輔為郡五官掾郡枯旱輔祈禱三日無應

祝曰輔為郡股肱令天地不格至日中不雨請以身塞川乃積薪自焚至日中雨大作

抱書投火 謝漢書王威為汝南五官掾太守郭公有罪當懲怖欲自殺威抱書自投火中而死太守得解其罪

積薪自焚 見上

陳公思歸罪司敗 風俗通未詳

陳子游斷舌無辭 謝漢書陳堪仕郡為五官掾府君被詔徵廷尉堪以五毒加身體斷舌無辭

王申買金 抱朴子云汝南王申為郡五官掾太守盜各官錢密寄申太守暴亡申盡買黃金還其家汝南欲以列於先賢畫像抱朴子以為不宜

闕斂還錢 汝南先賢傳平興闕斂為郡五官掾太守弟五常被徵以錢三十萬付寄掾常後卒亡其孫長斂盡還之

黃香貧無奴僕 後漢書黃香傳云太守劉護召香為五官掾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勤苦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補

張輔懷虎狼之心

漢書張輔為安定五官掾懷虎狼之心

功曹一百七十二

功曹衆吏之師論衡云功曹衆吏之師虎諸獸之雄為主吏漢書蕭何以文毋害為沛主吏掾孟康注云主吏則功曹是也作朝右東晳謝功曹牋未詳委以郡事東觀漢記趙勤為太守桓虞功曹委以郡事光贊本朝高士傳法真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慢然不敢復言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而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

補 李業名不詣 華陽國志李業少執志清白太守劉咸慕其名名為功曹十命不詣咸怒欲殺之業竟入獄咸乃釋之

陳蕃特設榻 後漢書徐穉傳云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昨日功曹今為郡將 杜畿傳云畿與衛固少相狎侮固嘗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東也固褰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為郡功曹張時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儀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為郡將軍也

宗資主諾 後漢黨錮傳云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為之謡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補

成瑨坐嘯 上見

太守善用士 後漢書成瑨為南陽太守善用士

府君貴其名 會稽典録魏徵仕郡

為功曹府君貴其名孫紹稱廊廟才吳録云孫紹北海人為孔融功曹融稱紹有廊廟才後為相

庾袞疑非常士晉書庾袞傳云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為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遂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馮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補

馮勤高能後漢馮勤初為太守姚期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補

岑晊高才袁山松後漢書曰岑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晊高名請為功曹補

臧洪奇士魏志臧洪太守張超請為功曹超兄邈謂超曰聞弟為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畧智數優超超甚

愛之海内奇士也邀引見洪與語大異之

任旭真人

晉書云任旭幼孤弱兒童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為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去閑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歎曰任功曹真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補

欒巴有道平坐入壁

神仙傳云欒巴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躬詣請屈為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陵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寧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人並驚虎徑還功曹舍人往視虎虎乃巴成也補

性好人倫

蜀志云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

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補

尚仁義汝南先賢傳云王咸為汝南郡功曹尚仁義

陳禪舉善後漢書云陳禪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邦内所畏補

薛勤拔賢汝南先賢傳云李壽薦異行謝漢書云許劭進賢才汝南先賢傳云當職割斷汝南先賢傳云

匡政理務拾遺補闕後漢書云不義掃迹後漢書范滂傳云太守宗資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弟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補

姦吏引去魏志云衷渙好清静舉動必以禮郡命為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補

當朝正色會稽典録云魏朗從太守行春寢于閤外感時志激中夜長歎府君朝問昨歎息者是誰主簿曰書佐魏朗府君由是知朗有凌雲之志轉功曹佐正旦與掾史上朝時功曹史顧翁被

喪以加朝服朗以喪非臣服翁不敬救卒撤去翁恚而不聽以手毆卒朗右手鳴鼓左手撤喪以聞府君曰朗當朝正色有不撓之節遂退翁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補

善則稱君惡則稱已 陳寔別傳陳寔為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乃懷檄請見乞從外署倫從之于是鄉論怪其非舉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傳舍倫語衆人曰吾前為中常侍用吏此各由故人畏憚强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惡則稱已者也聞者莫不歎息補

改操飾行 後漢許劭字子將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節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補

清濁異流 汝南先賢傳范滂為郡功曹云云

陳矯結為親友 魏志陳矯傳云太守陳登請矯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議

論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録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補

虞翻待以交友 吳志虞翻傳云翻歸孫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補

子陵清正 三輔決録第五頡字子陵清正為郡功曹

幼陵分正 東觀漢記樊準字幼陵為郡功曹云云

衣不周身 華茂為功曹衣不周身

衣不覆軀 謝漢書周稷為功曹云云

周章拔佩刀 後漢書曰周章初仕郡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

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公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辛免以此重之補

鮑永拔佩刀 後漢書曰鮑永署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陳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胸乃止後數日王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補

編署黃堂 謝承後漢書云杜詩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 案詩稱補

圖形明堂 邵氏家傳邵疇為會稽功曹詔郡縣圖形明堂

吏一百七十三

理之所出 賈誼新書吏者理也理之所出也

福歸於君 鬻子云昔之帝王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功最於吏福歸於君

理乎百揆 楊泉物理論云吏者

所以助萬機理百揆民有三勤揚子法言云民有三勤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驕惡三勤也善樹德胡子云善為吏者樹其德長子孫漢書云武帝之初為吏者長子孫委吏未詳獄吏史記云以千金為獄吏削木為吏漢書云畫地為牢期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刀筆之吏王傑儒吏論云陂刀筆之吏起于几案之下有勸農之名無賞罰之實王粲務本論云末世吏有勸農之名云兼人之吏未易得也魏武選舉令云著巾幘魏武選舉令云聞小吏或有著巾幘負青幡務本論云萬人愛之鬻子云民者至畢者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矣補百賈畏之漢書尹翁歸為

市吏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

石苞販鐵王隱晉書云石苞為縣吏乃販鐵于鄴市

鄭玄常詣學宮續漢書鄭玄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宮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

馮良恥在廝役東觀漢記馮良少作縣吏恥在廝役

小吏一百七十四

幼未有用從容在職韋昭辨釋名云門下之吏當作三綱幼未有用從容在職也

翁歸文法漢書云尹翁歸少孤為獄小吏曉習文法

王尊能史書漢書云王尊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

張

既畜好刀筆魏畧曰張既世單家富為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為郡門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補許嘉持劍抱火謝先賢傳云許嘉為郡小吏常持劍抱火孝廉越壇歡語而別袁山松後漢書云吳祐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吏雍邱黄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秀才頓亭指語箋體王隱晉書云劉官有亭民舉秀才刺史箋久不成官體指語箋體然後成秀才語縣令曰劉官公掾之精者何况為亭民令曹著廬山配女祖台之志怪云建康小吏曹著為廬山使君所召為門下小吏曹著廬山配女迎配以女婉著意不安屢求請退婉潸然垂涕賦詩序别并贈緡織之類吳龕浮石為妻述異記云武帝小吏吳龕得一浮石取置牀頭化作一女端正與龕為夫妻

卒一百七十五

折薪爲廝炊烹爲養史記張耳傳云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畧地燕界趙王閒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因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如淳注曰廝賤者也韋昭曰折薪爲廝炊烹爲養

開閉灑掃逐捕盜賊應劭曰舊亭有兩卒一主開閉灑掃一主逐捕盜賊

常生華陰門列仙傳云穀城鄉平常生者不知何所人也數死復生時人以爲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輒在缺門山頭大呼言平常生在此復云水雨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平衣幘革帶後數年復爲華陰門卒補

懷道隱身范煜後漢書范式爲荊州刺史有友人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縣何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

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懐道隠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

不願名器

世說云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籧篨覆之時峻賞募覔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酒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覔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補

楊方讀五經

晉中興書云楊方少好學有異才初為郡鈴令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補

非撾妻之人

蜀志云劉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於以履搏其面而後遣棄胡具以琰言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母妻朝慶遂絶

安能為人使 鄧粲晉記云胡母輔之過河南門下飲酒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

北堂書鈔卷七十七

北堂書鈔卷七十八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設官部三十

縣令一百七十六

罷侯置縣崔實政論云秦兼天下罷侯置縣　滅陳為縣史記云周定王時楚莊王滅陳

為縣諸侯所食曰國公主所食曰邑漢書百官表云列侯所食曰國皇太后公

主所食曰邑

漢萬戶以上為令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

晉千戶以上為令

晉令云縣千戶以上及五百以上皆為令不滿此為長

從小補大表其能

崔寔政論云舊制萬戶以上置大縣令以表其能

才堪治民以叅選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若縣令有掾屬才堪治民者當以叅選

大邑身之所庇

左傳云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之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長史親民之

要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百里長史親民之要也

久相習而無苟且崔寔政論云建初中南陽隂意以詔除郎為饒陽長視事二十三年遷壽陽令又十八年相習雖久而無苟且竭誠盡節故能君臣和睦百姓樂康

治民之職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昔孝宗重治民之職

法令為師漢書薛宣傳云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為然補

當清當慎李康家誠云武帝時有三長史俱來陛辭上曰為長史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

未更長史不為臺郎晉起居注云太康八年吏部郎師龔向凱

上言欲使舍人洗馬未更長史不得為臺郎未更吏不得為主尉

道民以孝 續漢書曰魯恭為中牟令導民以孝推誠而治補

訓民以禮 續漢書云劉寵除東平陵令是時民俗奢泰寵到官恭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補宗唐章懷太子賢注東平陵縣名附

施其善政 新序云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予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補

不言而治 漢書曰原涉為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補

以德化俗 後漢書曰曾褒遷圉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

褒勑吏曰夫絶人命者天亦絶之臯陶不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為殺補

煩劇所鍾　抱朴子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逾擾煩劇所鍾其唯百里

以仁義治　續漢書孔奮守姑臧長以仁義治抑强扶弱

任力者勞任人者佚　說苑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佚補

為陳恩德　續漢書魯恭為中牟令為陳父母恩德

政教大行　晉書云賀循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恵為本不求課最後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

循德量遂茂才鑒清遠補　政會晉著　汝南先賢傳云袁安為平陵令云云　政化大行　東觀漢記云賀玄遷鄼令政化大行補　令行風靡　魏畧云時苗為壽春令令行風靡　政有恩惠百姓懷感　後漢劉平傳云平拜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補　修德清淨百姓以治　謝後漢書陳寔遷太邱長修德清淨百姓以治　道德齊禮　王晉書云唐彬補鄼令導德齊禮朞月化成　不任刑罰　後漢書曰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勑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吏民信

服補

不行鞭杖魏志司馬朗為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敢犯禁

道不拾遺續漢書云卓茂為密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補

獄無繫囚後漢書劉平見上

書佐無事令讀孝經漢書云王渙為洛陽令書佐無事令讀孝經

吏好遊戲下車公謁後漢書曰种拂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遊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補

民悅東觀漢記云鍾離意為堂邑令初到市無屋乃出奉錢作屋民齎茅竹或持材木爭起趨作不日而成既畢謂解土祝曰興工役者令也如有禍祟令自當之民皆大悅補

民信謝漢書魯恭見上

不忍欺司馬彪續漢書曰卓茂遷密令其治民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口不出惡言勞心憂念吏民知其有緩急以恩信待吏吏畏而愛之不忍欺也補

莫敢欺後漢

書周紆為博平令遷名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補

太守敬以師友 續漢書云孔奮守姑臧令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敬以師友

太守使其兼治 東觀漢記云公孫述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縣政事脩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神明

殷㝧有異政 殷氏家傳云㝧為滎陽令學校儀禮濟濟如之民為之歌曰滎陽令有異政修立學校人復性令我子弟恥訟諍補

石崇有能名 王晉書云石崇年二十餘為修武令有能名 案崇少敏惠勇而有謀父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

能得附為州郡最 司馬彪續漢書曰牟融舉茂才為豐令視事三年政化流行縣無獄訟吏畏而愛之治有異迹為州郡最補

十二郡最 臧晉書杜軫遷池陽令為十二郡最池陽百姓為立祠焉

州課第一 謝漢書云祭彤除偃師長視事五年縣無盜賊州課第一補

會課第六 漢書曰蕭育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為左右言及罷出傳名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補

為三輔第一 世語張免除新豐令治為三輔第一

為一州之首 蜀志云呂乂遷新都綿竹令乃心隱恤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

孔子稱其三善 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子曰善哉

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子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肥親察三異

續漢書魯恭為中年令建初中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曰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童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美其治以勵屬縣

清白聞於州郡

陶氏家傳云遼起家為龍陽長素有清潔

之行其妻于月下紡績買紙筆寄之杜絕請謁計日受俸聞於州郡**清廉訓於百里**長沙耆舊傳賛曰桓龍遷魯令明斷朗然獄無停繫安貧樂道內無擔石之儲門絕魚米之饋故清廉訓於百里仁惠洽於所涖黎元飲其恩澤遐邇稱其節槩

沐並清名魏略云沐並為成臯令在位有清名為衆所許

何隨清廉華陽國志云何隨除安漢令蜀亡去官時巴土飢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乏輒取道側民芋隨以綿繫其處使足所取直民視芋見綿在語曰聞何安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持綿追還之終不受因謂語曰安漢吏取糧令為之償補

陳球清高續漢書陳球遷繁陽令清高不動

孔奮清潔後漢書云孔奮守姑臧令是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辛苦耳補

脂膏不潤見上

貧無車馬魏志崔林除鄔長貧無車

馬單步之官去留其犢魏略時苗為壽春令始至乘輿卓駕黄牸後歲餘牛生犢及去任留犢與主簿曰是淮土所生也妻子親釜竈東觀云周澤為澠池令奉公克己妻子親自釜竈妻子食葱韭續漢書云孔奮守姑臧長素孝供養至勤在姑臧唯母極珍膳妻子飯食葱韭鑿渠十二史記曰西門豹為鄴令會長老問民所疾苦禁巫祝為河伯娶民之女為婦鑿渠十二灌溉民田到令皆得水利補起田千頃益部耆舊傳贊云徐章除都梁長至縣相地形勢起田千有餘頃穿渠入河疏道原隰殷氏家傳裒為滎陽令先時霪雨百姓飢饉裒乃穿渠入河疏導原隰用致豐年民賴其利號殷溝而頌之畜乾椹收䔲豆魏略曰楊沛除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飢饉沛課民益畜乾椹收䔲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為兖州刺史西迎天子所

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椹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為長社令補

卹諸孤哀喪紀 家語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說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為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卹其子其子卹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補

撫百姓如赤子 東觀漢記曰鍾離意還堂邑令為政愛利輕刑慎罰撫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屋人齎茅竹或持材木爭起趨作決日而成功作既畢解土祝曰興工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祟令自當之人皆大悅補

信臣視民如子 漢書曰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陽令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赤子所居見稱述補

養子曰賈所生 後漢書曰賈彪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

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生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補

育男以鄭為字

魏志云鄭渾為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産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

私粟為飯

韓子云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當此之為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飡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飡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内大夫愛官職

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補

鳳凰集境 荀氏家傳云荀貌除太原榆次令為政以德人懷之時有鳳凰集其境內晉武帝下詔褒美太始三年卒吏人如喪親戚為之樹碑其序曰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補

鸞鳥集學 東觀記云王阜補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於學宮阜使官掾長沙疊為長雅樂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翱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

嘉禾生庭 續漢書云魯恭為中牟令政有三異蟲不犯境化及鳥獸豎子有仁心河南尹袁安美其治以勵屬縣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府即奏上尹以檄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補

鳩集聽事 華陽國志云景穀為高陵令立文學

以禮讓化民遷太守上封吏守闕請之三年不絕以子顧師事少府李膺膺誅自免久之拜成都令遷益州太守上封吏民涕泣送之至沮者七百人白水縣者三百人值益州亂後米斗千錢毅至恩化暢洽比去米斗八錢鳩鳥集其廳事孕育而去三府表薦徵拜議郎補

鷹化為鳩暴虎成狸

鍾離意別傳云意遷東平瑕邱令男子兒直勇悍有力三日一飯十斤肉五斗米飯便弓弩飛射走獸百不脫一桀悖好犯長吏意到官召署捕盜掾勅謂之云令昔嘗破三軍之衆不用尺兵嘗縛暴虎不用尺繩但以良計為之爾掾之氣勢安若宜慎之因復召直子涉置門下將游徼私出入寺門無所關白收涉鞭之直走之寺門吐氣大言言無上下意勅直能為子屈自縛謝令不則鞭殺其子直果自縛意告曰令前告汝曹縛暴虎不用尺繩汝自視何如虎自縛邪勅獄械直父子結連其頭對搒之欲死掾吏陳諫乃貸之由是相率為善所謂上德之政鷹化

為鵂梟虎成狸虎即出界益部耆舊傳云趙瑤為緱氏令到任虎負其子出界虎此之謂也補

皆渡江續漢書劉平為全椒長先是縣多虎為害平到政術治民虎皆南渡江去騶獨致雨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騶令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騶獨致雨偏熟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彼郡國過騶界不集郡因以狀聞詔書以為不然遣使案行果如言補

縣獨不雹東觀漢記韓稜為下邳令視事未朞吏民愛慕時鄰縣皆雹傷稼惟下邳獨無補

蝗不入茂陵續漢書卓茂為茂陵令蝗不入茂陵界蝗不入密界後漢書云卓茂為密令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補

請雨自責益部耆舊傳云趙瑤為緱氏令齋戒請雨於虛皇乃自責稽首流血應時天雨大澍

設壇引咎　海內先賢傳云公孫穆為弘農令界有蝗蟲食禾稼設壇引咎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來螟蟲頓消人以為神明之效

坐薪自焚　范煜後漢書云戴封為西華令時郡界有蝗獨不入西華境其年大旱封坐薪上自焚俄而大雨至

王喬精神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鄴令喬有精神每月朔常詣臺朝明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子史候望之言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網但得一隻舃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郎屬履也

治有異術生為立碑　范煜後漢書董詡除須昌長治有云云

遺愛在民生為立祠　臧榮緒晉書荀勗為安陽令遺愛云云

當遷三老願留　漢書云焦延為小黃令以伺候先知奸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利民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延有詔許之

免官百姓涕泣　續漢書曹褒遷陳留圉令愛民救死

為太守馬嚴疾惡免官百姓涕泣

棄官百姓攀車 續漢書劉寵為平陵令以母疾棄官百姓士女攀車距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輕服潛遁

隨車號泣 續漢書吳漢為洛陽令病卒百姓哀痛老小隨車晝夜號泣

望柩設奠 干寶晉記劉蕃為江夏高新令及卒百姓如喪父母將歸不受祭吏民往往相聚於路側望柩設奠酹而哭之

民為立祠 荀氏家傳云荀蕤除揄次令卒吏民如喪親戚為之樹碑

立碑頌德 隋書房彥謙遷長葛令甚有德化百姓號為慈父仁壽中上使使察長吏能不以謙為天下第一超授郡州司馬吏民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為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

補 **圖畫形像** 晉書云陸雲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

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懼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遣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補

遣徒還家應期而歸謝承後漢書云虞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還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歸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姓感悅之補　案細縣屬汝南郡郡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西北附

放囚還家如期並至曹攄別傳云攄為臨淄令放死囚還家如期並至補

放牛於野續漢書王渙為河南溫縣令土俗豪强渙到縣舉賢誅滑道不拾遺卧不閉門皆放牛於野

繫馬道傍益部耆舊傳云羅衡為萬年令路不拾遺人家牛馬皆繫於道傍

巨先治劇漢書原涉字巨先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谷口閒其名不言而治

樂恢剛直續漢書樂

恢除守陽令在職剛直

王渙履正 續漢書王渙為洛陽令治民履正

楊沛嚴能 魏略楊沛為鄴令當官嚴能

朝歌稱神明 後漢書虞詡為朝歌長詡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由是駭散咸稱神明補

上虞謂神明 後漢書曰度尚除上虞長為政嚴峻明於發擿姦非吏人謂之神明補

舉縣畏憚 東觀漢記王阜為重泉令治政肅清舉縣畏憚

京師肅清 又云周行為涇令下車嚴峻貴戚跼蹐京師肅清

誅鉏姦猾 續漢書祭彤遷襄賁令時盜賊抄掠到官誅鉏姦猾縣界清淨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疋璽書勉勵 案襄賁縣名屬東海郡故城

在今沂州臨沂縣南費音肥補

誅鉏姦惡益部耆舊傳羅衡為萬年令誅鉏姦黨縣界肅然民夜不閉門繫牛馬于道傍曰以屬羅公補

不遇盤根何以別器續漢書虞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難者不避易者不從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

盜賊清靜祭彤見上

盜賊省減續漢書鮑昱為沘陽長盜賊省減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又東觀記云案范漢書昱為沘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娠身有子補

陶潛常醉晉書曰陶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二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豈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耶於是掛冠而歸補

胡母節酒晉書

胡毋輔之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

汲黯病歸田里 漢書汲黯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稱疾歸田里

貢禹免冠遂去 漢書貢禹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少失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也遂去官

解劍帶之 益部耆舊傳云趙祥少好遊俠行部帶劍過亭長亭長譏之乃歎曰無大志故為豎吏所輕耳于是解劍挂壁曰祥不乘輜重佩綬不復帶劍因之京師詣太學受業治春秋變行厲操名德遂稱除野王令乃解劍帶之官治官清約以自率下烟火不舉常食乾糒補

挂冠而去 晉書陶潛見上

中牟股肱 說苑云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也寡人欲其良令也其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邢子可公曰邢子非子之讐邪對曰私讐不入公門又問曰中府之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臣子可故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補

多修家具 晉書王述家貧

求試究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為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此後屢居州郡清潔絶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于昔始為當時所歎補

梁車以不慈免　韓子云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補

尹敏以倉漏免　續漢書尹敏為長陵令以縣倉漏三所自免　案范後漢書尹敏為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于敏敏坐繫免官及出嘆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為察察而遇斯患乎補

北堂書鈔卷七十八